

切骨

阿拉里克·杭特 著

陶泽慧 译

相见

只为

索取

你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Cuts Through Bone

切骨

阿拉里克·杭特 著 陶泽慧 译

相见，只为索取你的生命

作家出版社

Cuts Through Bone

(京权)图字: 01-2016-07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骨 / [美]阿拉里克·杭特 著; 陶泽慧 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063-9251-8

I. ①切… II. ①阿…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467号

CUTS THROUGH BONE. Copyright© 2013 by Alaric Hunt.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St. Martin's
Press, 175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10.

切 骨

作 者: [美]阿拉里克·杭特

译 者: 陶泽慧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王一竹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1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251-8

定 价: 3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从曼哈顿中城第34街上传来的汽车喇叭轰鸣声，透过了一间矩形办公室远端的两扇高大窗户。蕾切尔·瓦斯克斯感到心烦意躁，但她的目光只是越过那杂物堆积如山的办公桌，扫了她的老板克莱顿·格思里一眼，便又重新回到她的电脑显示器前。这位来自波多黎各的年轻女子已经为这位小个子侦探打了三个月的工了，但他好像没接到多少正经的侦探活儿。在春天找到这份工作，蕾切尔把它视作上帝的礼遇，可如今它就像一道枷锁。克莱顿·格思里简直是个疯子。三天前下班回家的时候，瓦斯克斯一心想要辞职，但她最终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那个早晨的任务一开始显得一帆风顺。瓦斯克斯驾驶着格思里的蓝色福特，两人正在曼哈顿下城跟踪一对夫妇。男的是个身材矮小、肌肉发达的意大利人，毛茸茸的黑脖子上挂着一条闪亮的金链子。他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制胜者的光芒，可以像摆弄棋子般使唤身边的人。瓦斯克斯觉得他很招人讨厌。至于女的则身材高挑，淡棕色的头发在阳光的抚摸下闪着黄油般的光泽。她在这个意大利人面前搔弄着自己圆润的曲线，仿佛一份礼物，包裹在白色的短裙和蓝色的紧身上衣里，她一脸不爽的表情，只有在男人看她的时候才挤出一丝笑容。

瓦斯克斯觉得这对夫妇很像黑帮漫画里的人物，但格思里却清

醒得像是公务员一般，一边盯梢，一边跟拍。这两位侦探像特勤局的特工一样耳朵里塞着对讲耳机，而瓦斯克斯开车时还在她的夹克衫口袋里别着另一枚摄像头。

整个上午，这对夫妇都在苏豪区和特里贝克区的商店慢慢闲逛，然后在布隆街街角的一家高档烤肉馆落脚享用午餐。他们落座的桌子在餐馆靠外的角落，透过两边沿街窗户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格思里让瓦斯克斯待在布隆街一家鞋店前继续跟拍，他自己则迅速绕过街角，从另一条街道取证。那位满脸怒气的意大利人和他皮笑肉不笑的夫人坐定后开始点菜。瓦斯克斯则按部就班地拍摄着。她这一处的视线非常清晰，连那个男人喋喋不休的嘴里的每颗金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饭吃到一半时，意大利人打了个电话。街道上车辆不多，多是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的雅皮士。瓦斯克斯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猜测哪些路人会走进那家烤肉馆，还数着有多少辆计程车在空载行驶。她瞧不上这种监视活儿。格思里听烦了她的喃喃自语，问她是不是更愿意去开计程车，好让她知道她的麦克风还开着呢。又过了好几分钟，瓦斯克斯突然意识到，餐馆里的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注意到她了。他开始大笑并用手指着她。他的夫人转身向这边投来目光，而瓦斯克斯录下的最后一段影像便是她脸上惊怖的笑容。

一位身材魁伟的意大利小伙子抓住了瓦斯克斯的右臂拽着她团团转。“喂，我说！”他带着开心的语气大声嚷道，“你在干什么呢？”他下垂的髭须盖住了大半边嘴巴，脸粗糙得像块混凝土砖块，肌肉盘结的肩膀则像是一道拱门。他的身旁站着另一位身着慢跑服的意大利小伙子。这位的身材尽管没那么魁梧，脸上却带着同样顽皮的表情。

“放我走！”瓦斯克斯要求道。接着，她为了强调她的意思，用膝盖对准了他的胯部，但他却扭过大腿转向了一边。

“我们可碰上个斗士。”他低声道。就像往常一样，一些路人耸起肩膀快步离去，而另一些则伸长脖子想要看个明白。扭打很快就结束了，两位意大利重量级选手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这个梳着黑长马

尾、骨瘦如柴的波多黎各女孩子给制服了。他们要的是摄像机，而且成功拿走了。格思里赶到时，瓦斯克斯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但她抓住了那个大个子恶徒的手腕，想要越过他长长的手臂给他一拳。

那个蓄着髭须的意大利大个子把瓦斯克斯甩到鞋店的玻璃窗上，但他冲向格思里时却突然打了个趔趄。瓦斯克斯看着格思里收回的手里空空如也。随着一声巨响，那个意大利大个子四脚朝天滑倒在地上。

“唷，戴夫，发生什么了？”他咕哝道。

格思里跨步走向另一个恶徒，夺回了瓦斯克斯的摄像机，然后俯身从这个男人的脸上拾起了自己被弄皱的棕色软呢帽。就在这两个意大利人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当口，瓦斯克斯也挣扎着从鞋店门口的玻璃窗前起身。她又能听到车来人往的声音了。她朝他们踢了几脚，尽管力道不大，两个意大利人则沿着人行道狼狈地爬走了。看热闹的围观群众爆发出骂声和嘘声，一位牧师从鞋店里冲了出来。

街对面的那对夫妇正透过烤肉馆的窗户看着这一幕。那位意大利人满脸愠色，一边指着他们一边对着手机大喊大叫。七月炽热的阳光照射着布隆街的街心，而格思里恰好站在人行道的阴影里，他掸掉软呢帽上的灰尘，把它恢复原来的形状。他看向帽子的内里时，面部因为嫌恶都扭曲了，丝质的内里被新鲜的血斑给污染了。他把帽子在腿上拍了拍，没有戴回到头上去。

他们回到那辆老福特里时，这位小个子抬起了瓦斯克斯的下巴，满脸阴云地审视着她的面庞，“你还不赖嘛。”他说道。

她甩开他的手，发动了汽车，她的正后方停着一辆巡逻警车，她驶出停车位后便进入了布隆街街角的十字路口。她用手背擦了擦仍然刺痛的鼻子，看看有没有出血。

“你怎么一点都没发觉就让他们偷偷接近了？”格思里问道，“我还以为你是在下东区长大的呢。”

“你真是脑子有病，老家伙。”瓦斯克斯吼道。“他们能逮到

我，是因为你根本没提醒我要小心！那人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也可能是你光顾着在数计程车？”

“去你的。你本该告诉我他有眼线。话说回来，你干什么要监视他？”

“我们监视的是那个女人。”

瓦斯克斯狠狠地在方向盘上敲，倒出一堆西班牙语的骂人话。侦探笑了，用一些她没用上的骂人话顶了回去。原来他会说西班牙语，这个发现让她闭了嘴。

“也许我是本该把我的一些疑虑告诉你。”他过了一会儿说道。老福特车驶过了华盛顿广场。“又或许你更该小心谨慎。他注意到你了，所以你已经搞砸了。推卸责任不能掩饰过失。你得明白这一点，蕾切尔。这是门苦差事，但我对你有信心。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你会明白怎么做的。”

瓦斯克斯回到家时气愤不已，她想做完下一项调查就辞职，但她却完全忘了脸上有伤痕这回事。那天晚上，在她父母的廉租公寓里，《公告牌》的广告都显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连她的两位哥哥都很安静，一脸震惊与愤怒地盯着她的面庞。爸爸又重述了一遍她得申请读大学的二十七条理由，说完后用手指无声地指着她的脸。就在那个时刻，她发现她决心要继续为克莱顿·格思里工作。晚些时候，当整间公寓都安静下来的时候，瓦斯克斯的母亲来到她卧室敞开的门前。她安静地伫立着，仿佛构思着想要吐露的话语，最终只是叹口气，安静地走开了。

就这样，蕾切尔·瓦斯克斯并没有中途退出，而她马上就得到了任务，她得回去研究那些监视录像带。研究完后，小个子格思里跟烤三明治一样拷问她有没有注意到他希望她注意的所有细节，尽管他事先并没有告知她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克莱顿·格思里非常疯狂，而他办事处的宁静也快让瓦斯克斯发疯了。至少办事处下面第34街上传来的喇叭轰鸣声意味着这个世界仍然在运转，孩子们正推着衣服架子过街，阻缓了交通的行进。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时装区发生着。她又越过堆满杂物的办公桌扫了格思里一眼。然后有人

敲响了办事处的外门。

瓦斯克斯的目光越过一件胡乱摆放的家具，看到一个身影，填满了外门的整面毛玻璃。门随着一阵短促的敲击应声而开。一位一头银发、身着浅灰色西服的高大男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身着海军蓝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格思里把手头的杂志放回到书桌上。“下午好，惠特里奇先生。”他招呼道。

办事处非常敞亮。每张办公桌都对着一张沙发，中间放着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面摆满了图书和杂志。瓦斯克斯的桌对面是一面刷成绿色的灰泥墙，墙中间是那扇嵌着毛玻璃的外门，此外还有张年代久远的深红色皮沙发，让人想到这个房间也有过体面的时候。而高窗视线内的那张破旧沙发，用的则是棕色的人造毛皮面料。墙上黑色的木质护墙板（中间被外门隔断）和格思里身后的两扇黑色木门（一扇是储藏室的，一扇是盥洗室的）也让人回想起已经消逝的那个贵族年代。

一头银发、身材高大的惠特里奇先生虽然看起来和格思里一般年纪，都是人到中年，但他衣着讲究，气度不凡。他的灰色西装就像一名将军的军装般笔挺合身。而同样的年岁却让格思里看起来皱皱巴巴的。格思里身材矮小、体形单薄，尽管他那头军人的短发还是黑色居多，但身上却笼罩着一层沉重的灰色。他的桌头放着一顶深棕色的软呢帽，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别在黑色的裤子里。惠特里奇绕了进来，坐在深红色的沙发上。这个高大男人的坐姿和一举一动都带着贵族的完美姿态；反衬得格思里就像个工人，满身都是闲散懒汉的标志特征。

瓦斯克斯的头上斜戴着扬基队的棒球帽，下着蓝色牛仔裤，上身的红色防风夹克袖管挽到了臂弯处。她的一头黑长发绑成了马尾，显得耳朵特别突出，就像是敞开的车门一般。随惠特里奇而来的那位年轻女子穿着一条宽松的海军蓝印花连衣裙，遮不住的起伏有致的身材似乎自玛丽莲·梦露后便不再流行了。她肤色白皙，双眼湛蓝，用一条海军蓝的丝带把自己咖啡色的头发绑成一束挂在脑后，仿佛耳际后开着一束鲜花。尽管身材有致、衣着光鲜，她的相

貌却是平平。瓦斯克斯尽管穿得跟个男孩子似的，瘦得又像根竹竿，但她的黑眉毛和尖下巴衬得她的脸庞不只是好看，简直算得上美丽了。脸上淡掉的疤痕并不让她显得脆弱，反而更令她显得坚毅。那个年轻女子犹豫了一下，然后坐在了那张棕色的人造毛皮沙发上。

“韦茨人呢？”高大的男子环视了一圈办事处后问道。

“我想她是受够了，”格思里说道，“这位是蕾切尔·瓦斯克斯，我手下的新侦探。”

惠特里奇打量了一番这位波多黎各女孩，然后赏了她一个外交官式的笑容。“我想迈克尔应该会比我解释得更清楚。”他说道。

格思里点点头。

“你是个私家侦探，对吗？”那位年轻女子问道。

“算是吧。”格思里回答道。

迈克尔皱了皱眉头，咀嚼着他的话。她心里想着“算是吧”到底算不算正面回答时，她的面容生动了起来，突然让她显得不那么平庸了。“我需要你帮我找出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堂妹，”她说道，“那帮警察以为他们确定了凶手，但他们错得一塌糊涂。”

瓦斯克斯电脑上的录像还在播放着，但她已经无心分神于此。她在用心地听着。她春天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就盼着能遇上些性命攸关的案件。克莱顿·格思里尽管只是个私家侦探，但他却能打通关系违反法律，给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就配上一把手枪^①，还给她办好了持枪证。工作的第一个月，她每天花六个小时在一个室内手枪练习场练习射击。小个子侦探在一旁喝着咖啡，帮她给弹匣填上子弹；他触动目标开关，大喊“开枪”，同时用秒表给她计时。瓦斯克斯每天都端着史密斯威森“长官专用”型手枪射击，累得两手手腕都酸了，就是因为格思里还教她换手射击。这一练习意味着她未来会碰上性命攸关的案子，就像格思里藏在底层抽屉里的左轮手枪所无言暗示的那样。

① 美国手枪的持枪准许年龄是21岁。——译注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每天不是研究监视录像，就是坐在公园里或大街上监视着无所事事的行人。他们还会做点背景调查，也就是找到有关的人，问问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调查目标的。或者调查履历上的条目，搞清楚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人和真的公司，由此来判断他们有没有逃税，或者有没有犯罪记录。瓦斯克斯心想这大概也算是侦探的工作吧。也许人们靠这些营生也能过活。可当格思里把手枪递给她，跟她说“击中你的目标要像吐气一样容易”时，她指望做的可不是这种工作。而现在这两位拜访者，其中一位大声问出的问题已经足够抹消掉她的无聊，唤醒她的期待。

格思里回复给这位年轻的棕发女子一个吃惊的表情。他看了眼惠特里奇，然后问道：“你是指鲍曼谋杀案么？”

“没错！格雷格绝没可能杀了她，可警察却在昨晚把他逮捕了……”她说到这里话就断了，脸上凝着一团疑云。

在她提出第二个问题之前，格思里说道：“这是桩上流社会的谋杀案，这么说你也来自上流社会了。”侦探向惠特里奇投去怀疑的眼色。

“噢。我向哈里叔叔求助，他让我来找你。我猜你应该有点本事吧。”她又扫了格思里一眼，心里算着他到底值不值他预开的报价。

格思里点点头。“我听着呢，小姐，”他说道，“但我好奇你是不是不看报纸。这个因为鲍曼谋杀案而被逮捕的家伙，都不用我来指出，警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可他没犯事！”她坚称道。

卡米尔·鲍曼遇害的新闻已经在每座城市的头版头条登了一个礼拜了，近来遇害的人物里，她可算是新人一枚。她一头金发，美得摄人眼球，又是一个遇刺后遭到抛尸的年轻女子，还找不到任何重大的嫌犯。新闻记者们把这类案子叫作“芭比娃娃谋杀案”，因为死者都是貌美的女子。对于媒体来说，这类谋杀案简直就是一场嘉年华，潜逃的罪犯、性的意味、警匪大战，简直一应俱全。对于案件的最新发展，读者简直无所不知。

“我给那位小伙子指派了名律师。”惠特里奇主动说道。

“那位律师有没有门道？他手段怎么样？”

惠特里奇笑了。“恐怕那家律师事务所并不专精于刑事案件。这帮家伙通常对我都没什么用。然后警察找到了一把枪。”

“一把枪？”格思里一边在他的椅子上坐定，一边问道。

“看吧，你就觉得是他犯的事，”年轻女人说道，“警察也跟你错得一模一样！不是格雷格干的！他爱着她！”惠特里奇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才坐回到棕色的毛皮沙发上去。

银发男子的面容非常冷峻，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你能接下这个案子么？”他问道。

格思里点点头，“我会从头调查到尾的。”

“谢谢。”惠特里奇说道。

瓦斯克斯走到窗前，看着第34街上的惠特里奇和他的侄女钻进了一辆配有司机的林肯城市汽车。这一次，街上并没有推着衣服架的孩子们挡道。林肯城市开走时，连喇叭轰鸣声都停歇了。“他到底是谁？”她问道。

“H. P. 惠特里奇，”格思里说道，“大名是哈里·佩恩·爱德华·惠特里奇。”

在格思里给那位律师和几个警探打电话的当口，瓦斯克斯在办事处焦躁地踱着步。她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她又想要做点什么。即便是在这个发生过一系列类似谋杀案的城市，卡米尔·鲍曼谋杀案在电视新闻上也是头条。整整七天，那段视频剪辑一直在电视上出现，肮脏的河岸边奔袭而来的一辆救护车，一台医用轮床，那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美丽金发女郎的头部特写拼接。就像其他的谋杀案一样，鲍曼谋杀案没有任何目击证人。那些手上没有任何事实材料的记者蜂拥而至，用鲍曼本该一片光明的未来编造故事，为了她的悲剧而惊声尖叫。

在几通电话之间，格思里解释道，警察找回来的那把枪，以及紧接着由纽约警察局逮捕的嫌犯，可能意味着这桩案子就要结案

了。H. P. 惠特里奇想让他查验一遍警探的调查过程，好打消他侄女的疑虑，但他本人似乎并不像他侄女那样，对逮错人的事情这么确信。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抚慰受伤的心灵？”瓦斯克斯问道。

格思里耸耸肩，“也许吧。不过重案组的警探们可不是蠢货，但他们也会犯错。我估摸他们会非常谨慎地处理这桩案子，他们想在各路律师密切关注的情况下完成一记漂亮的扣篮。所以我们得谨慎地对待这个案子。这一回，重要的是我们的客户。”

“H. P. 惠特里奇？”

“正是。他名下管理着惠特尼家族的一大笔财产。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他自己的。他是给整个家族办事的人，他绝对不愿意看到家里任何事情曝光到报纸上去，除非是在时尚或是名流版块，明白吗？”

“见鬼，”瓦斯克斯抱怨道，“我第一个案子就碰上个畏首畏尾的家伙。”

“别担心，”格思里说道，“等等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搞定这件事情。之前的都是小打小闹。这次就是真枪实弹了。”

她不爽地看了格思里一眼，“小打小闹？”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雇你？”他反问道。

“干侦探活儿，对吧？”

“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什么是你？”

瓦斯克斯脸上凝起了一朵疑云。“我自己知道吗？”她问道。爸爸可能是对的，她想着。这个白人是个疯子。对于上面那个问题，她家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猜测，但他们都有同一个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雇用一個刚刚从高中毕业的波多黎各女孩，还给她配手枪？爸爸不关心她做的是什工作。他就想让她回学校上学，不断进修，好成为一名医生。他的长子受过良好教育，在纽黑文有一份白领工作。他的女儿也应该享有这些。至于他的次子因迪奥和三子米格尔，这两个没用的废物就算了吧。他们嘴巴也不太干净。因迪奥也许是在开玩笑地乱猜说，那个小个子侦探也许就想要个年轻漂

亮的波多黎各女友。但一连几个礼拜的监视打消了这种嫌疑。格里好像并没有特别关照她，这个问题在她心里始终都是一个结，尤其她父亲在一边不断添油加醋、唉声叹气。

“我不明白。” 瓦斯克斯一边说着，身子向办事处的外门倾去。透过门上的毛玻璃，可以看到“克莱顿·格里侦探事务所”这几个反着的金字。

格里咧嘴笑了。“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他说道，“你会搞明白原因的。” 但凡是他不乐意直面的问题，他都喜欢这么回答。“走吧，我们得到曼哈顿下城的刑事法院走一遭。格雷格·奥尔森就被他们关在那里。”

瓦斯克斯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南驶去。当他们驶出了曼哈顿中城高大的建筑群时，天空展现在他们头顶，可一到曼哈顿下城的边沿，它便被又掩盖住了身形。车流并不繁忙。七月末午后明媚的阳光照射在灰色的大理石建筑上，显得它们沉闷而又冷峻。他们把车停在坚尼街旁，逆着那个下午从这个区域涌出的人群，步行走向了刑事法院大楼。

律师的调查员亨利·达伦正在拘留所的外面等候他们。他是个体格魁梧的白人男子，留着髭须，身着一套深灰色的西装。在等待与奥尔森会面的这段时间里，他大略描述了整件案子的事实情况。重案组昨天开出了搜查证，点名要搜出一把点44口径手枪，还派警官盯着奥尔森以免他试图跑路。两个小时后他们就找到了手枪，然后就地逮捕了他。奥尔森是死者的未婚夫；他们一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警察一对他提出指控，他就要求自己的辩护律师到场，不过在最初的几句问询中，他承认了对那把手枪的所有权，但仍然声称自己是无辜的。重案组并没有提及动机。逮捕完全是因手枪而起。

两名警卫护送奥尔森缓缓地走进了会面室。这位高大的金发男子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身陷囹圄令整个世界都天翻地覆，他突然对自己周遭的一切都不太确信了。警卫们戒备地盯着他；他肩宽腰

窄，体格就好像一名伐木工人。即便步履不稳，他的个头也显得来势汹汹。他滑进一把椅子，身体前趋，一手托着下巴，一手放在不锈钢桌子下。

“不是我干的。”他低声说道。他朝每个人都看了一眼，他的眼里满是疑问。“卡米尔不是我杀的。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警探都对你说了些什么？”格思里问道，“他们就是想用话来吓你。都是些什么话？”

奥尔森皱了皱眉头。“他们直接把照片摆在我面前，”他轻声说道，“他们问我怎么能如此残忍，把她糟蹋成那个样子。她挨过揍。”他说话的方式缓慢克制，留心让别人听懂他的意思。这个大个子方方面面都显得帅气。即便是他深锁的眉头、话语的停顿和他专心思考时揉着下巴的动作都显得很潇洒。他看起来城府不深，和这座城市的快节奏并不合拍。他有一种缓慢的气质，好像来自一个更加悠闲的城市，在那里，清楚明白要远比迅捷重要。

格思里点着头，仿佛这些事他也都是第一次耳闻，但实际上出示照片是警方的标准伎俩。警察常常会突然拿出一张血肉模糊的照片，好从嫌疑人身上震出点反应。这些照片像一阵凉风倒灌进奥尔森的衣领，但他没有被吓倒。

“所以他们就不停地发难，问我为什么要杀害她，我怎么矢口否认都没用。他们说如果我有合乎情理的作案动机会对我有利，比方说她在外面和人鬼混，使我恼羞成怒。他们觉得真相就是这么回事，好像我刚刚还大发雷霆一样。”他巨大的手掌时而在桌面上缓缓摩擦着，时而抹着自己的下巴，他有时候好像下了很大的力气，像是想把什么东西擦干净一样。

“他们说致她死亡的就是我那把枪，可那把小手枪是我买给她的，以防她碰上入室盗窃，他们却说他们能够证明这把枪发射过。他们还说已经找到了和它匹配的子弹，不过这些其实都是谎言。自从我帮她校准过这把枪后，只有她一个人用它开过枪。我不像她那样还需要射击练习，其他的话也是谎言，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杀害她。”

“放轻松，奥尔森先生，放轻松。”格思里说道。座椅里的这个大个子全身都紧绷着，说到手枪时更是满脸通红。他复述警探的询问时低头看着桌面，自己解释时又抬头看着格思里。

“所以你一定有一把点44手枪？”小个子侦探问道。

奥尔森默然地点点头，眼睛看着地面。

“你知道卡米尔·鲍曼的真实背景吗，奥尔森先生？”

“我知道她很富有。”他顿了顿，脸色又开始发红。他的手又缓缓地压到桌面上。“但就算她很有钱，也和我无关。我有足够的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这会儿可赚不了几个钱。”

“谁有可能杀死卡米尔？”

“谁也不可能！大家都喜欢她！”

格思里冷峻地点了点头。他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奥尔森，然后两位警卫就敲门进来，把这个大个子带走了。他们靠近时，奥尔森全身都紧绷着，这令他们有些犹豫到底要不要碰他。奥尔森走出房间时一手插在腰带里。他走后亨利·达伦耸了耸肩。这位律师的手下已经是第二次听他讲这个故事了，但他对这个案子没什么想法。

“一名合格的侦探，不会跟任何人谈论案件，”格思里带上他那辆蓝色旧福特的副驾驶车门后说道，“一名合格的侦探，不能在面前谈论案件。”

瓦斯克斯皱着眉头发动了汽车。

“尤其是当这个案件牵扯到惠特里奇的时候。”

她调头向南，从坚尼街开进了百老汇大道。多数的车辆都流向北方。纽约城正在慢慢变得空荡。四周高大的建筑像山峰一样隐现于他们四周，而流火般的夏日晴空在建筑的罅隙中炙烤着。他们周围奔流的人群和模糊的车影像庆典的彩带一样缓缓落下，仿佛一场显然要落下帷幕的运动。瓦斯克斯径直从百老汇大街开到巴特里公园。

“或者说就这个案子而言，牵扯到他的侄女。”她说道。

“怎么说？”他看了她一眼，然后又转过头去，目睹着百老汇大街从身旁掠过。

瓦斯克斯得意地笑了。“我看到他后就马上想到了。她有把他从监狱里救出来的理由……等等，要是她……”

“对了，”格思里说道，“这就让她最先从我们的怀疑名单里被除名了。未婚妻死了，接着她大发慈悲要挽救未婚夫，不是么？”

“可要是她是……”

“是什么？”格思里问道，却没有转头与她对视。“我们可不是警察。我们是在替惠特里奇干活。”

瓦斯克斯眉头紧蹙，沉默地驱车驶进了公园。她找了一个停车位，麻利地把老福特停了进去。“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在掩盖真凶？”

“欢迎来到未知的世界。也许拒绝探究和掩盖真凶其实是两码事。要是真不是她干的呢？要是她是清白的，你到时候可别后悔。”

瓦斯克斯白了侦探一眼。“你干过这事？”

“有也不是为了掩盖杀人犯。”他的嘴唇非常冷峻。他这会儿显得有点苍老。

“那也掩盖过比杀人轻的罪。”她喃喃自语道。

他们走进了公园边上一家名叫“马科”的工薪阶层酒吧。酒吧里非常昏暗，只有一台电视机播放着棒球比赛，酒吧里也非常空旷，只有几个中年男人一点点地啜饮着他们酒杯里的液体。他们挑了里面的一个卡座。格思里点了薯条和一大罐生啤。一头黑发的服务生拿来了两个杯子。瓦斯克斯咧嘴笑了，格思里只是耸耸肩。他们要待好一会儿。于是他们便开始慢慢推杯换盏，饮酒闲谈。

瓦斯克斯看他吃着薯条，然后问道：“你觉得是他干的吗？别跟我说这无关紧要。”

他嘴里还吃着食物，咕哝道。“他当过兵，这令他嫌疑很大。”对于她一脸吃惊的表情，他只是耸了耸肩。“他身上带着明显的军旅生涯记号。但我不认为是他干的，或者说他至少不是有意为之。他谈论他们感情的时候，语气明显是在当下，而不是过往。他没被那些照片吓到，而且他还记得问询的经过。他以前也在高危地区待过。在我看来，这又能把前面的所有推论给推翻。”

“你真是能把话说得跟议会候选人一样圆。”

“毕竟谁也不想判断上失误。”

“但要赚钱总得有一技之长。”瓦斯克斯说道。她给自己倒了杯啤酒。“所以我到底是漏过了哪里？”

“你什么也没漏过。你目睹了全程，我就告诉你答案吧。不是